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門仁12
卷
1464

文金者此詩始作于周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保天下之方皆
在德刑其效德周之而成王大旨全德立保刑之主而保刑之寔又皆在揖熙放止上要知文王半周必
绝半周而益半段自当法半祖也意自相是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子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文
下當法文王之德景云亦詩之旨

首章 周云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安廟而伐商者皆由於此以成文王之業謂天下之奇才者
篤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令舊乃祖之休而極有美矣不知其所以安廟之由乎惟文王升殿久矣而其
神在於昭明於天不可掩也神何以昭乎是以周邦自后稷固為而矣而其安廟伐商則皇始也帝
何新乎夫文王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首此其益彰而無疑於其位一時矣其德可謂至顯乎
周室昌而廟之新則是昭明之祐此其始開而萬世永矣其子文王不渴至時卒所裕者
蓋文王之神半天一降無時不至上帝左右天子古猶同運而並行者也乞以子孫蒙其福况
受此裕不時之余而名有无也荷莫而赤文德之祐歟哉

之意此章據是言文王以德受命重德喜於稱慶原以高德子孫也而受命即文王之全皆與
此二字指文王之德言文王之神即位之恭而為英靈者神之昭便生德了興矣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
于既沒之後也周室三百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集而受命則新注自皇始而解新字蓋節
岱廟后至廟之陽障相連者非其有上不以言其神與時而不与天同運是格于天之佐矣
合此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注此以句曰神足推新時之意蓋者是僅期者是年也

竇章 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無可詳者。字惟此竇，^言其德絕不已故。今生既沒而墓之樹，沾著者尤深，非而已也。惟其德之至極，不已是。以帝乾錫玉周不特尊崇其身已也。維文王德子則使之奉宗廟為天子，而膺爵位。傳文成為世子，諸侯而享封爵。之貴是找固固有其休矣。而及其臣庶，度使凡周之士，奉之脩德。與周之士，如文相而休焉。蓋福子，福臣，私者即所以福文王也。敷暢物固如此。

之意 高公上言文王德絕而無竟窮之譽。下言因獲無窮之休也。竇、言其德之純以始終。隱頭貫心，苟本體，未惟德之竇。故令制所著，亦德相為不已也。陳錫句包下之臣庶一意文王德子，而陳錫之矣。觀注二使，子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童子承上高世所指者，遠方未然。此二句下，湊補子孫已有甘休意。方上注正休首照。周士乃文王疏附先后之屬，不與並舉。重修傳後勿作晝位之貌也。

黃氏曰：王任仄廣及其臣士，非惟因召尚安奉親教宜生之，但与周相为無窮而其詳者，皆當

世守爵祿世竭也。誠以周家丁不傳。

世之章 且是周之傳世也。世脩厥美，遠而弥光，寧不甚顯矣乎？然果何像而得此哉？盖專謀。官君事，莫逆矢。王亦賴以為安。大周士若慟也，而則固安其传世之廟也。允何莫而非安年之福乎？夫君聽之，余固之福者，如此。

之意 首句分章傳世，顯天下而稱世，而所以見其宜顯也。上章不顯，而道通後世而言，非事物而器。言是趣舍，合而言，當作已。然後者，真顯是主。舜相承取之。此^程之謂。皆要見以德能傳世，有其善。意願犹以下則乾周。士本身言，勤敬二字，要串後謂勉于敬也。勿依浦氏，勤則豐，敬則薄。和平者，皇初經望。一来思皇周頤以寧。比良歌，猷說未生。此王四之盛。二句皆根氣化。既曰生此，齒便有立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剪鐘王化，研決。章葉百家周頤，意盡圓安而安也。昆湖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且名首以我而文主之承厥，當觀厥成者，可推害以殺之。多是此意。此章在上章。援天眷文王之傳跡，皆棄周矣。

楊章 文王得天下，眷固由於德而要其形以為德。实不勤，故而已。雖此移，猶存遠之文。於卒，緝而統，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從者，之為於昭一神而無二光。不只一物者，皆一敬為之。其敬以此，則祐。盛矣。豈以惟天眷德而假說之？文有集焉，觀之有高之。孺子則可見矣。商之孺子，其般不若，儻以帝之。章既集于先王，而予皆僕服于周矣。

之意 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義。此則指其德。上原之宗而主也。高公上是所教傳而舊天命下是

即人以驗天命首而一事無愧不可謂德宗彌熙是乃明常嘗與其子同對珠冕故就宜從
崇寧御領前面神於昭廟而已皆於是宋高祖有高祖子以下要知惟天命之集豈以臣服周非
以臣服周為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合之不殆言是後事於周方渾融肇文精工時立嘉祐
而言是

後服章 天高之號所以後服周者以天命之首禮則就豐德則高兼常故也惟其天命無常
故不臣之禘至服于周凡此殷士之膚美而敏瘦者皆執裸就之礼助王祭祀于周之京陳其裸
物之弗服者自身者則黼裳者者則殷冠是天命與已革而童服犹仍矣触目激衷其尊甚
可畏也半能無勤于每七之慶半王之甚臣受兄祖之天子當惠周高之祿子嗣而于我臣服商丘
廣胡為而于我裸乃皆兄弟文王之德歟之也得無念兄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年
而人可常保矣否則固于子孫臣庶不以晦而臣服于他人半是謬兮所當愧也

主意 方匈之主言人心歸周下唐後王以法祀也虜敵就平日言承後今之裸裳乃周
同制而昇冠則商制也服則商而下則周也當微我之意無念至祀五郊若臣表則戒玉革革此復
上而但商之子孫庶所以宜服于周者皆兄德所發也德即道熙敬此德念兄祖此觀禮君之臣
服則儀然念其天之垂夏黼等之裸則慎然念帝側之德也此童連上章總具之天眷文王之
德顯于絕高之祿也絕高之祿不重弘重周宗受金代商上

興念亭

大故守宗祖之天下固當忘乎宗祖矣先念之享有化哉亦曰宗祖之德尔之所同

序首述要必教而作削而事修厥遵當天人理次之私不棄而外施之又必有自省掌使其所行
崇奉於天理以造乎實之徧照之誠可尚若然則德行而可以淑天命固人而盛天之福自我致之有
不待外求而均矣此德之所以可尚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貿聖祚作其德是以配乎上帝
亦如我周之令矣有其子孫乃位服于周以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類覆厥德故也寧宜以殷為鑒而自
直考則知殷年之易保而湯祖以修德者自不宥復矣

主意 四句分歲其法祖以獲福下或其鑒殷以保康是二段還重法祖上其以鑒殷為言者而見祖
之不遺也孝修厥德故也水言配金徧照其故也德与一年德一理自天付之者金自人得之者德修德
便至配年此修德庫天理不壞于人聲耳此已自見于行善永言配金使所行與不合乎天理即修德之
毫此一事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為兩截而往中自修自省而自省重看見當責成于己之意多福說
得廣其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高孫子之修服殷土之裸將皆可以有終竟克配以陽之懋昭大
德大甲之克終允德暨庚撫復四方武丁加靖殷邦皆是監殷以自省則知自德則以居則歸殷往
如商則志信乎其抱保矣知殷之當鑒益見祖之當法意更

余之章 天命難保殷鑒固不遠矣而自地于天者衍之尤也不必鑒于有殷典若符之極德彰
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宗祖而寔者自宗躬而止也尚当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使天命
之不易保者自宗而保亡可矣且慶^興之由天定司之必慶殷之所以慶與者而折之于天日殷
何考而與此名百年之事也又何當而墮此數百年之基也如是與慶之事無考無是奇得

而廢也。昔其承天之天孰若承天之天。尔祖文王德与天合，即天載之文章之微能得之而復熙。故此子慈範者，以得其理則美，得之空昭者以感天下之心焉，而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其所以垂文王者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景自能外固，有孟於虞度者，而又何殿余之難保哉。尔嗣奇以深長思矣。

主意 壬元章云：「苟言承天之本，易保下。」豈殷法祖皆保全之法也？抑謂堯舜之君，欲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承天，不易保。上起下上，徇見可惧，義不躬，不要補出，修德配天，意慶慶也。謂慶天者也。非後之私，蓋天之與殷立德天之廢殷立德，此何消說。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何失而存天則天，無失而存於天則天廢之也。上天而朝，每廢之，乃上天勿露。有德則與天，德則廢。若爲別易度矣。儀刑者，情其緝熙敬止，所以謂修厥德永配廟也。作者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以人言而天命布在矣。未徵商之子孫臣庶，皆臣服裸蕩于無窮，何峻余之不易保意。

吳山云：此詩既示以奉周施商之而文，示以鑒殷法祖之。蓋鼎非取其位，德保全而已。而修德之要，卒不外于敬。為周承商之方深，非他日成王。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雖故昏瞽，則成王受戒于后，不惟能法祖而亦能敬天矣。

貴董之接，浩賢能教承繼。禹之召故人，帰夏高宗监于先王，成憲故人，帰商成王。傳刑于王族，述天命。故为周令。掌者，观周法之。詩則知先王之掌力。固列宋周之造就之才矣。

明之全書 首章之上是淺言天文占之理，下詳文武以德定命之方。以鑒首章之意者，首三章。大旨貴到庵所言之首章德是泛言占之理，以为后篇文武定命。張本二章，故言文王而之言王。季氏任之。序三章，則言其王之受命。四古章，始言武王而之言。至太姒之德，七之章，則言武王之受命。余通章，並言有善德方者，是言之也。

首章 此亦周易而王之詩也。傳文節學，余故之言，此陽爻之占，其理相合。流通德之与秦其机，故名盛。若著之，惟云享下者，則健也。萬象之理，而有明之之德。則吉者，帝富而吉。否者，蹇也。若蹇，則上享。享，享天人之相生。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伤者，祐则富，祐则吉。若蹇，將而存我，不可恃以为信也。君位，唯視往之久，存否。有法則嘉，而王無法則易。以亡，我者，或以而況我不可恃以为易也。独不觀之？殷紂之被討，而君位存乎？位則天位也。非其列侯，諸侯而與以撫天下之柄，所持之廟，則殷廟也。非其支庶人，繼而興以服天下之心者，有其係人心而撫四方之主，乃使之。而撫四方而有之，蓋以崇明之德，故尊稱之。文王也。信乎，方之，能撫也。而易矣。

主意 四句之上，祀君位。天命，殷，微。所以殷之為祀，以微之。嘗以教字，意無之。要言以人集大統，意文難。快，則商節。而之，尚復得。事與任，別。不平。一急，訖下。言，討之。可以訖之。上下文，則之。以德，是不相及。又看這，益以此，持以之。施之。言。

擊鐘章 夫有明征斯首鶴年之共則義之更余者而本於德乎彼我立業基事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賓主難卒其多配也惟聖賢之仲女任某性者自從殷商諸侯之國求嫁于周以作配于王季曰若享宗室之婦也惟此大佳復我王季皆以德而是行而明顯襄君注行于外者此德也元而一誠此皆德彰行于内者尊愧于母也父為聖母母為體故身先行于外和氣所碰太任焉有身既而生此至焉行于外母則母生之如之甚自益而已先矣夫豈偶私立其本

立意 此章是推王季得貞妃而因以定聖子也首尾空重文王上及女即与女推德得言大往王季俱有至德一惟德之是行也

維此章 夫文王生有所自必此其德之盛何以哉惟此文王歛一敬于而不敢以自恭蓋貫動靜澈徹微翠化其恭慎者莫以是德而格乎天也則此心至明莫可对越上帝由是精微上通而多福自此而革懷矣溥之厚也何寧乎以是德而感乎人也則此心至直絕萬物而一無由生至誠動物方圓于此平誕受矣德之格也何盛乎文王之德之聖如此而所以垂赫之余音肇于斯矣

立意 二句上言其德敷之盛下言夫人莫不以是其盛也心望之即得應故止純而不妄也此一句是言蓋方丈之德乎此为盛不以是此句而演釋之昭示上帝乾枯白之忱而玄犹微日乾以对却立天子竟不辭祭祀说多福以福祐子孫謹厥德不固盖教以首内則其德中正無邪故而此

以號德詔追受高祖即雪苏賈四十餘年奉歸之類

此章言文王之基

天監章 地轉國之委廟于祖而祀王之生山之崇而自成深天之監照寧之子下以我固世德之盛是以有聲譽矣傳而奉廟集于周矣使不立聖配而生和妻子何以承之而故天子之初年每有家之志于五而天已告之然宜其配在奉治之陽也在于渭之深也所以儲精養粹而閭窟寢之姿者皆陽渭深之審奇亟天之立配既宜是以當文王乃皆之期而大衍者不以是其永所謂君子好逑者是其矣矣此非文王之子也哉

立意 此章本天之者固而頌之半聖配者望之許由生也生言文王作配于宋之重武王上天監者是堅指天而言非独監國也有廟集于通言年王房蓋自天子立王事立其世位克享半天心故天厭商德而集于我周將以階一代無王之業也正意暗指吾者且陳言之夫俗字言堯擇均生於陽渭深生之學之意而產之以地之靈足以培其志閭自靜之德者首也也嘉此不必旅乃納宋將親迎送此之聖配時已有生堂百室大業之成矣往非人力所能者而打撻天監天合之意

大衍章 旦是大衍之言其德言之但具黑闌自靜与天之於穆不已者曰極尊也天為子是而彼考之姓考其德以是則配我文王誠乞愧矣文王生上之甚善而以稱第之礼宗其祥所以成婚礼之始也既而親迎于渭水舟中乘以通佳采之便所以成婚礼之終也天以望之而始聖配

則可以尊神靈而可以理萬物。宜廟宮室，勿以殿宇之奇觀也。坐不顯外其有妻室之意。而於上言聖配之禮，豈不言大廟之祀禮也。重後上饋天之祿，方天之德化，太姒之德，亦純一。互相為伯仲，豈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御宗健順相死立後，又定句是納采。詔期親迎，何至尊廟御廟，違背禮容。自周至革，皆一也。而陽故違舟，從王不再不顯其之嘗上傳，非而礼也。其如革以加安之德而即此礼，則婚姻、信愾加于之典也。

宋雅蕩蕩此舟檣能舟淮連而船方舟傍而舟持舟單船

荀子章夫文王既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而享乎神。有命自天既全于周。意以閏王業矣。然又以之業非聖子無以成聖子。非聖配不能生。今此先禮大社。安者。惟此革四以其長女未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于斯人有望矣。故文又舊廟我周使徒文王之后而生武王。之明聖保之若之矣。而使之慎。多以戒大廟而享文王者。又以之而眷武王矣。

武王矣

主章 首五句不甚言。蓋將言武王事。故本此言。于周。京是即文王所居之地。而不必言周京。而勝可以與王業焉。贊也。百承文。余未惟天。策文王。故太姒奉嫁大社。安者。惟此革四以其長女未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于斯人有望矣。故文又舊廟我周使徒文王之后而生武王。之明聖保之若之矣。而使之慎。多以戒大廟而享文王者。又以之而眷武王矣。慶下二章皆以之。樂伐大廟。主

饑章 民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生于三十二年。生乞商及始微。降二人已生矣。

饑章

文天既食於武以伐商矣。武王于豐。奉天命以伐殷。時也。殷高之族。多集。多以拒武王而商周之祚。

皆需爭。則之間以衆寡論之。尚要不可謂不盛矣。但彼衆多而皆离心。需德維節。則固同德為有興。走之勢。耳。衆心犹忠。然武以衆寡。不敵。而有所賴。故助之。白手。之。少于人者。毒。必。全。之。寧。者。毒。可。易。今。周德方與。商。當。已。絕。上。帝。室。去。地。而。殷。欲。富。而。商。俱。憚。天。之。在。崇。行。天。之。神。母。以。衆。寡。之。故。而。取。其。心。也。文。武。王。者。未。決。之。而。衆。人。贊。其。決。以此。物。則。牧。聖。之。師。益。忠。于。名。天。順。人。而。派。聖。之。招。已。者。矣。

主章 四句。公上。是。原。富。其。威。下。是。師。贊。其。決。雖。不。仍。與。者。以。第。與。而。心。用。舊。故。也。上。帝。临。世。二。句。亦。沾。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耳。此。是。武。王。之。伐。纣。非。已。意。也。衆。心。也。衆。心。之。競。功。非。私。意。也。天。命。也。此。占。下。章。俱。當。伐。商。之。主。但。此。是。傳。師。時。下。是。文。兵。時。

牧野章 以伐商。之。言。之。牧。野。之。地。淨。而。唐。大。竟。其。震。列。櫟。軍。煌。之。而。鮮。以。言。其。馬。則。駒。驛。彰。之。而。彌。寧。而。零。之。陳。平。敗。胜。者。何。其。盛。也。然。而。衆。之。行。於。仲。策。之。維。時。官。大。師。而。昌。尚。考。舊。其。舊。揚。之。而。戰。之。朝。而。犧。法。之。凡。已。除。清。明。之。治。立。竟。而。伐。王。業。半。是。半。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康。于。終。此。則。所。謂。明。之。不。拂。也。上。者。于。此。不。是。矣。操。兵。者。可。不。忤。德。以。保。天。底。哉。

主章 六句。引。上。言。五。句。之。主。下。生。之。勝。之。商。之。切。首。句。乾。呂。言。令。戰。之。進。年。禮。車。二。句。蓋。車。馬。竹。以。載。豚。象。首。革。車。馬。則。有。此。而。衆。反。舊。揚。是。一。氣。激。烈。直。砍。伐。元。恩。以。審。海。之。難。以。快。之。心。如。唐。之。飛。揚。而。乃。擊。耳。涼。武。王。謂。佐。助。之。而。王。之。还。在。武。王。也。肆。以。本。圖。禍。以。身。之。乃。仲。策。從。勝。位。而。繼。王。以。伐。大。商。也。當。時。只。詳。符。洪。洪。便。清。明。矣。武。王。克。商。至。而。久。此。則。討。之。而。方。

計王已歿而首之而布于此室集矣此武王有以之絕斯哲廟之室也故曰作首章之意。劉氏曰武王素摯以承清四海為已任詩歌之節以實於清虛難其措意已之神速蓋若其心惟在于清四海而已。

抑亦或伐午而後盡唐室文陳于禹郊侯天休掌甲子昧爽受享其施者遵舍于致聖圖有敵于柳林前陵余父以北血流漂杵一喪初而天下大定。

謝氏曰君首明德則天首迎在首王李文正則首大位大以有王平大位則首文正則首望之君則首太子之臣德大明之詩則首知夫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沿亂善與否亡之机及

譽形容之相似皆深偶合也。

歌之全旨 此詩戒王亦不外修德保全之意也方山云此詩大意作上下者自歎尚以上言太王開業崇言之王受天命見治聖祉神祇相为首先一代之興不愧也一说首章分上章諭王業之盛治于前日之微下是詳矣由是日之微以馴改今日之盛上是之追推下是慎說二章坐文合信而確以方山之說此意南公麻聖徵法真重諸說俱然更詳矣

首章

柴周之歌成王之詩皇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昔曰業之

始也不咸于成王必有所以始王知周業之萌自守微小之为而歸能引薦不絕至事而成則得之从

近來初生不過至十之數而已物之光大後大如此亦犹我周人也微今而言固有曷大之業矣而卒其

初生則起自湯但王地土至古之舊矣之時犹陶復陶況以為居而富发之制蓋系首之祖農

未用朴陋尚在可謂空微矣不殆也

主意

首句分以總句若論其理則甚比該全詩之意只總此章而別言此之大始于岐山而尤尤

周家王業之大始于沮洳之微也周自后稷之後不窪失其官守而自寓于戎翟之閒則有邵

廣而周及成周生之至乃刈迂邻之淤阻而至而復無則民之初生自辟淤阻之土也至古而時

而其意甚矣此以所謂周固陶復陶定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定是三样陶室毫毫

毫毫毫毫謂室之連者沉屋土室之連室寢者还当作民間說不是古之觀以利時于京期役郊

斯缺已有居室了安得延歷幾世古以而尚復居陶復陶定耶甚究然乃紳地所不能與謂之

未有室家此句只以陶復陶定說仍作官室門社言只窮來叔形爻者可也

括今陝西之地尤宜而外處非風氣之陋乃其勢伏此

古之章 父是古之重文方甚並也狹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移于西之舉於是早晚之時幸焉而未避狄難幸使西以止游未至于岐山，不夫甚至以也濟河割荒野時也宜或苟以圖存矣古之則以一時之創造當萬久遠，毫房爰及妻女同未相視室屋空缺聊之何立害他利之彼

爲益昭示為子孫建極之才，夫人國陽極之所也即改勞之方矣恤哉

主卷 此章言太祖避難以延都而致富于始也此章要見太祖勤思明以大意勿用苦白面

童乞家至不以山下全以安民为主骨字二字最重且有審批不苟是孟子非苟而取特对陈文言

之奇況當用初室阿社及擇屋庶民等是此通君民而言是要知太祖之為保民而守民之義審是之

○徵瑞此固係周之創革之時有此艱難今日後王所當追念者也
惟有自稱大業基業是得民心始也方其志願皆持而隨了固未嘗幸也王所

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即天祐之矣

周常革 当夫相土之時遂得周常一地豐饒而肥美是革之苦者亦甘而饒也夫觀土性之差
可以驗風氣之革太辛之謀于己者定矣物又以謀不若謀之為詳也於是始以郊人之役已者
謀居之乎酌其可否焉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於是又契造而卜之乎以審其休咎焉既
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兹以再造我邦家矣今此甚何褒
主矣 四畝分上至審室都之謀下是之辛民以安居是此以脣守來往郊之役已者莫宜民言所
謂謀及卿士謀及眾人也方山主此說曰此一句從前而說來不可泥既歸堯一句承契造遷築室亦
皆後四章意亦特上章胥亨句有

孔爲鉛乾鵠也○孔爲春官潘氏掌其禁契以待上事注云士表孔曰禁燒四五年燃至於以杓竈
而廢革 當都庶民掌掌奉役方近之始民未有所斂也於是廩慰勞而擇其事而止焉凶官
其居廩在廩而列之寒廩而列之而所以為生者民之計者禍矣方近之始民未有所斂也於是廩
廩而宣其考田之大界廩理焉而另其田中之條理廩宣焉而散居以便半田至廩而耕
作以治其田疇而耕者考田計者禍矣但是自水辟之而以至收以之耕凡可以居民授田者農謀
之固而處之平也甚重于民了也以此

主意 四句分上寂其安養半民不言半者之子與周之意慰者抑其近徙之勞使不懷土
也者告之以當便厚所安也立者是列于周常之東西北之官之左古也廩之大界以至外言理之條理
以耕之宣是給廩舍以便田也宣屬授田而以廩舍因之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耕非皆有其叢
以耕而言謂同溫昔井通力食也

徵瑞此二事者上事者皆爲人君自身者人民宗社之責況近於人所造之民心焉當之際王室以集
而祀統統絕之故也之謂者望沛之以之而生庶民授田之多不勞業重經之勤而重敷

掌掌之地

乃召革 威夕改定之官建西面便掌官四邑者互置其掌後任者曰僕畫史於其六召則掌其官儀
俾之立邦室家而因俱陶冶之猶曰是而一季之矣他君子於官宦掌掌事多方之故曰空同佐榮革
位位當慶也則以禮而方而規模之預立既已矣然後取革可施也則東版以掌而上下之相承由是掌
而之以掌而考而所以安神靈而掌孝敬者掌其事其重于掌者也如此

之德 三句分上是掌官以營建下是掌重宇宗廟也此盡尊祖之德是掌以制邑處也以居官
望之城也故名石今傳以地促堅宋以地工司法之則其源古之然三時節不分先後家家統言
廟室竹社其內此足以告戒之甚復掌下方去掌達者自廟言復資位处而往至名端也席司空版
以載相而傳至基固也屬司空先是化而者蓋古之正俗必以之世之主哉之於掌以行廟不先位則
先廟而每於此必急此是官掌而社未建翠之始之舉臣而掌其

據章 宗廟既設官室其聲後半但見置於齋則陳其之與禮於版則蒙其声
主喪其祭之也祭之也梓者之在及禮而前治事後也馮之祭其事之堅固凡官室之書治
者弗皆不治而百堵皆無矣則時也有瞽於事以故促子也但是人心發功樂於趨事而後之以
董其事者自首不能止是其治官室而人心之始如此

主憂 立句公上言治官室之多古言良樂於詩也德是為人心之怠慢、是盛才之衰而性卑
相望之費了是投土之歌而先後在例也或作一节之樂送官堵德者盖其堂非尤其堵當
皆無已是皆起尚未到御切聲被為促子而促使子止則被并若因人益功而抑憂樂別之不
此故鼓声亦自不能止也

說儒考素曰不至不能其廢也此說考于國地宜致有根柢但時祀掌後禮而俗說

西立章 官室既建門社其事已毕禮也亦最尊者为早門西立早門以肅於外則伉乎其更事
以中外之观矣居中之治者為正門西立正門以肅于內而正門則以之其更事而端居而之慶事
又且是累士以为博陳也以为憚其名曰冢主當黑旦圓衣起立子幼女衆必陵卒正而後出以祈
金觴、迎也此正時草創之祖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主憂 四分上立四門而其勢尊下立四社而其用大矣蓋太王之序而是禮後之分也蓋
阜竹即柳鄭之門曰阜者取明顯之外之義曰院則可以壯都寓而詳視瞻美焉而院近之門
曰居者取居中之義也則可以陳寔魏而肅里民矣家者常主之也植木為主役增植
氣之狀更之案暖其我恤我

東屋所以通施地之氣而和風雨之文者也我既以行是未免有崇雅而空宗室多無少戰危匿有貢

歎榮之以永福宣友傳之也

肆章

夫天子之神人而謀半奉廟宇而室而祓次第而用其功而綜理周悉而厚治亦既
修矣故當時莫不贊然絕羣矣溫怒化盈德日昭者是自隆初以小聰之故而墮之也古曰夏及
其後也積切累仁以革天子之世生革漸繁歸附日衆林棫之木拔而上竦道路之間充暢而疎
通昔為復祖之區今為文物之地故昆蟲異之派惟不敢肆海平中國且存笑竄伏之恐後惟蒙
息之狀更之案暖其我恤我

主憂

而零上言始累於遠人下告能服宇遠也釋故全也而以行是未免先時破自修厥

問即往所謂自修之宗也先意忌節當拔括此有美便有名故事問不因人之好而直墮也成於人自是而種
益此義乃西戎大王節為狄人所憂溫之為昆戎所溫此皆是立國之初此往甲至其後長向暗
指左主傳曰王事以及主時言見其積累非百美拔不被道通而昆戎自服也既謂之奔突者蓋人
之寒燠委之自然不顧亦自衝冒撞突也喙者言其喙息也一氣不以仲乃毒害寃伏之形狀也未
見節者大王而董之者彊凌首文王而孝之者昌乎懷折漸其跋此盈直矣

末章

夫外夷之處既昭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雲卉之君來貞其私而成而觀感之餘自退处
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此獻多勤其無疑之勢蓋四祇始先改變而受維移之矣
矣文王定策是固盈德之所致也而依余謬臣嘗上首弗喜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而未深視故

化莫儻以予言之。也有先君之風而相尊。厥后以成半君德也。以予言之。布喙德宣。是之臣傳。德擇不重於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往內外。特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唐也。夫有文王之德。方之本而又有四臣。為之助。此人心所由。故文氣所由。安而蹶生之勢。所由振也。篇觀之。太王聞子前而王。遂以學文王德。平後而王業。以即聖祖神像。相為首尾。此固之先。十後大誠。與裏於小。然之。鴻矣。美。據成業者。可不修德。位人以保厥全哉。

定意

自今上言文王以德。而受年下言其受廟之勤也。貨成者。謂固不早而未。之。以均其平至。感化而相讓。而退。便是平矣。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即諸侯歸周。便是均文王受廟。是紀念上真。全也。蹶生以自紀。之。誓言文王。是以服事殷而弘毅者。性朝覲者。往於里。候而折則王。和則

帰。而別新威靈氣焰。蹶然不可擯矣。四臣乃受廟之助。勿作受廟。而蓋受廟。方由于。是。至盛德。監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卒其疏。盡以親附於之。在是。布其立。上者。以深。過于下也。其遂若置鄭而侍。布故。謂之。舜。也。末。既。首。成。德。又。有。四。臣。為。之。助。此。昆。夷。所。尊。服。是。將。所。以。雙。取。諸。伊。以。未。歸。而。蹶。生。之。弊。莫。之。能。擇。矣。

接授全旨。三章。分上言。聖。佑。以。今。則。推。聖。德。所。以。始。也。而。多。之。一。章。追。言。文。王。之。德。方。人。所。歸。二。章。是。推。祭。祀。而。驗。其。歸。三。章。是。推。行。跡。而。驗。其。歸。第。三。章。推。言。其。德。有。以。振。仰。繼。祀。而。待。平。故。人。故。以。歸。也。謹。告。童。之。要。說。德。字。方。見。仲。子。之。德。也。

首章

此。而。勿。以。詭。文。王。之。德。者。曰。但。不。負。名。而。天下。之。善。而。而。特。以。禮。之。者。惟。德。而。已。觀。之。我。辟。

王。守。位。草。之。接。授。惟。其。生。之。憂。也。則。人。皆。承。之。以。為。萬。積。之。以。猶。用。矣。況。旅。游。之。辟。王。盛。德。著。於。京。見。誠。天。下。之。可。依。歸。也。故。凡。左。古。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右。而。歸。附。鵠。向。之。恐。懼。矣。

主意

此。以。物。之。生。者。為。人。所。用。無。懷。之。監。者。為。人。所。陽。抗。是。採。之。今。日。相。是。用。之。於。他。是。滿。

仰。往。就。寃。見。之。美。言。本。不。德。之。所。形。所。偶。英。華。本。平。和。順。之。輝。發。于。萬。实。意。勿。即。當。德。看。往。中。

益。使。對。句。是。推。本。上。一。屬。意。也。左。古。含。下。髦。士。與。廟。左。丹。越。之。者。觀。其。老。而。仰。其。休。油。光。生。重。肅。

生。放。也。此。在。原。日。言。下。二。章。之。榜。首。而。的。基。

清。章。如。西。方。左。右。趨。之。尚。向。以。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游。我。辟。王。也。當。奉。廟。之。時。固。執。圭。賛。以。

裸。下。于。廟。而。諸。臣。之。左。在。右。者。各。奉。璋。賛。以。助。其。裸。於。後。崇。尼。其。周。旋。之。敬。而。向。之。趨。向。

之。游。告。且。此。奉。璋。者。戒。伐。僅。寡。之。性。盥。一。皆。髦。士。之。室。於。禮。者。也。竹。云。左。右。趨。之。者。不。於。盥。

而。而。駿。守。

禪。傳。至。

自。夫。行。際。之。以。言。之。以。禮。物。而。行。之。經。舟。則。再。申。之。夢。不。約。而。同。美。此。盥。

德。之。周。玉。素。為。人。心。所。受。戴。故。凡。而。不。於。他。代。而。有。夢。性。也。則。公。陳。之。衆。皆。追。而。及。之。固。者。爭。先。而。

愚后者矣所謂左右鈞之者又不於行際而一聽乎

主意 出以惠後之相不鈞而回與方隙之友不令自行董一及事方是其歸於于蕩坎山云古者君行照後自是禮外在廻巡者而常告其外臣屬而德皆不必征伐而收之而及之此說無可傳後事 大矢王之德为人所陽此必果何乃以改之或賤彼而厚其德之德既者以立教化一本而歷年之久又有所久存一切貽見薰蒸遠微融液周備所以序斯而接諸之者不遺跡力多不負振作夫奉上字主意 此章言主之平德而有以振化天下也以家大而有成其安平上無君僕人而負厥其化於下作人謂周王去振作之變紀其氣質鼓翼其心志達人達善而不自知無

血孤章 至若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道之孤之則甚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永至惟未全之至可別至質也而未全為始孰不有德紀惟夫勤之我王以德亦不已心運而為修久與溫之治則理焉可以常張而人考其既枯之半紀焉可以考理而考其之條質之內其御紀四方也不已至寧未以至之能振作御紀天下之人疏列聖士与將焉振作御紀中之也所以趨向而追及之者寥寥而已故此文王之德所以為重也

主意 此言文王德於德而有以御天下也勤之雖天品是德者已之意御紀言四方而推其御持主紀監方皆吉維係聯屬中而範圍之不遐也此重周王能志德紀字人說

疏等曰從而章之使皆有以御謂之御詳而理之使皆有以屬謂之紀皆是之聯比之急而御則無所

遺禪無所系也革子語御謂四方皆毫釐常內故章著使勤地信看以甚精
賄彼全芳 通詩章傳上首二章以以天言中一章以作一言事三章以以神言德是其德之盛也析言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祀之必然四章言其祭之必受福之章言其感神之深章言其求福之正

首章 此而亦身文王之德意謂德者合天之萬物并貫此明學所不厭者也覘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旱山之慧皆以革地道之點算則其無胡於搖搖而搖搖之生道自清之其害多矣沒我室才、予君子天懷樂易苟以舊色佈之少其德以是則主于祿也自昭于德之中布于之以掌而而已夫掌也於傳說亦

主意 此以旱麻之能生物無室邪之能獲福以自和之理為尊也是而然中之所存言當即心之和果耶即心之平易于祿豈不期于黃流而黃流之善味必注于其中矣况我言才之君子有此望則福福必於天躬而天之降盈自不能外矣謂非相應之必而無疑乎立章 此以善之善者味必善與往之善者福必望以之也之理為母也說必孚重者言才便此君子之善也而美儻立下取天並降以福祿也故降自天而降于其身也記中明矣異而苟言器物相承之机德福相湊之方即此申言獲福必物之確非有二義

孔門主墨子至季草告于葉為貫百善事為華化器也也

舊毛序自其竹人言之便為之病也則必居于天矣莫之歸而則必也于國是後我當不
君事以聖位而故弗半訴民者知方下自神玉未度固若日近善而不和為之者是空空振宇靈
主意此以舊與君子安天歸附吾仍人蓋舊與順其危于天滿而若均其斯文王如花
于天下而莫則立跡甚確也作今上章尚尚此以自慶化言而作用力說方占舊東古物作
刑家則國既被距之他成外御四則鶴巢史直之治溥矣

隋周序又自其祀祿言之紫必有通也而隋周之既載禹祭必有杜也而驛牡之既猶禹我

室才君子必是也上是壯也以享以祀于神以之奇而所以敬神者當慎用物之備哉吾如明法之
惟聲為感字音既則神之錫乞瑞度其大耳矣不有甘帛接乎

主意

也又因幽室中舊曰亂上章言首生身之往享祀伊点火生之意勿以是而真祀

於神而以德之薄厚在恭也

既復章

尤君子之盛抑不物此猶第而决也既復如極惟其生之盛也則人必取之以為禮

舉之需多況室才君子素行不愧於鬼神則素之文字固極後為之多者矣不為神明若半
主意以物盛必为民所好樂儻儻必為眾所慰撫也方以恩啓行望隆祐然相之竟不

不就獲福上說

徵法前序者累列也太戴記自雲盛者神欲文主德之盛無往不為耶則耳矣雲聚葬郊

莫章

也君子之獲福非首意而然也莫之葛也惟其生之盛也則自先施于條授而有相附之
勢矣况如室才君子則自然以德獲福而獲安身之吉矣當生乎固邪者安生之德盛矣夫

惑乎人

莫之盛莫以加矣此詩人所以詠歌之頌

主景

此詩之重德也首章言文主之德所由成下詳其德之盛是下章折言之則二章

思者全旨

此詩之重德也次二章言文主之德所由成下詳其德之盛是下章折言之則二章

惠增商言其母婦之臣見其為聖母也忍有以無教言五教動之此德陽其母之至上去則

百斯男乃盡德所鍾也此是贊其德之質而作效記

二章

文王之德何必自其所接言之彼固之先公世有令德使汝有所述則不空于怨向矣文

王則作文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固幸甚其先德之克肖與有惄惄而痛疾者矣

猶弗不亦以至孝乎其一傳範克端首以刑寡妻而不能言是以至子孫之於倫理之中也

以御于家邦仰之於接歛于化也接人不殆以至孝乎其施名當神人皆因文王之德仰之暨哉

三章

所以接神接人而平看惠者謂順于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与相默契之意也

惟其莫異德是享招迎之首人既緒之有杜故豐怨惆耳刑寧萬惠施為上言君以國為家

故曰家邦非家与邦也至於兄弟而兄弟豈刑御於家邦而家邦無刑此重金無犯上不重于厚意

雖三章

又自其所接言之彼固門以和为先而極其和至矣常而敬

若直文王之立廟則廟以玄而極其敬至矣出德于地見廟不及若勿逆物義隱而志烈深若

若有所附焉以盡不顯而視之若禱也所存之德既復純熟恭恭敬待保也若恭盛而心愈密若

雖三章

有所當焉以盡不射而視之若射也無其德之德而已者以也

之章

四曰若用說上而推宇見玄紀下而於老子見其微不顯以所居言獨处地也亦隨謂

甚之宇宙為天地之鑒也以射是踐履精能造乎尽善之地也亦保皇戒慎也慎而保守之

切意蓋此意與歐射時而音保守也

者以此

肆文章

文王之德既極云能則其事是於予者又何首不善哉勝今大難之手勇不能以猶德也

而老大之德未嘗不當沾歎蓋視患難之憂如毫髮而忘過也而有學其德見於外而之肆文章者

詣詒缺是已或以已能言謂斯行自全已能之法也人以當說而行自由平當也之理也

五章

文王之德見于予者既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化成者故今時人材皆以其能成就以成

人則有往焉德性之涵养而大以成大者平支人矣以予子則有造焉以予之進修而以成十者

是夫人矣夫是成人小也此固天下之聖士而人所以是者是皆與自而物哉蓋由古之文王

之德能而已而其運於作人者亦勤勉不已夫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以厥則以有德者於

於天以下少則以有造於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向非文王之德其何以致之哉夫文王之德者

所本而極其盛如此詩人歌之也宜哉

六章

上高言國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問見而有益烈假矣若以予予言其實指德蓋

譽後從祀也頃点芝大字而他不瑕是之孟家唯而志過也而有學其德見於外而之肆文章者

詣詒缺是已或以已能言謂斯行自全已能之法也人以當說而行自由平當也之理也

成就必本於無敗者蓋惟德與敗所以作人者當要以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歲成功也士郎指國余子言

疏美云光大德是外光耀而文盛大以声名洋溢中內施及靈廟也

皇矣全旨 此詔分付三段平看太王是開玉業者王季是勤玉業者文王是成玉業者每三章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于天右章俱以帝言是固可以受康王者一本于天地古稱及太伯自太伯王事子句未不重全是重立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子天年王皆享乎是德要以安民貴

首章 此詔叙太王太伯王季之法以及至仲仲岱宗之令謂文帝大之策惟主於安民故階監之机恒在於眷使使皇矣上帝第曰高王也而其照臨于下則赫先甚以其所以監視於四方者甚意宣有他哉惟勿取民之安寧無不求其生而已若以安民者固上王之意而取君者安安國之要惟此寡陋所行非安民之臣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而为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愛究安寧予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藉之基也天之授君以此惟我大王謹明德於西志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也於是者皆顧視而主遂以此收固地于太王為居定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初也

主意 此章西方分上言天以安民为意為帝太王張本下而言所以立太王以安民也二國不指桀符蓋此時桀已不啻當祀甲之日付尚未生也不獲謂斯行非安民之方寃度是安民之君也者桀也豈

犹取也言有德能安民之君為上帝所取也將其式鄭是天眷猶德意矣必以地歸民黎看來还是增大其改王之地俾首可為之势也乃看上原点太王有便只以安民而上帝之所欲致者所與眷之而處此固之地所謂增其式鄭也此雖此字指岐周言岐周而西方後太王固避狄而迁之安天意所眷

按詩摘言

微子金匱玉緒之童圓西方於繼起毫尤與蹠之化岸一歲而甄陶是古之興所也此說亦精

作之章 夫天既以岐周占奉王矣由昔以天策而迁于岐周以治之否彼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陁阻之處也自太王居之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乃屏之而除者其唯立祀之廟与其自斂之廟也有修之而剪其蓬草者省事之而理其蓬草者其唯叢生之灌木夫行生之樹也或啓之而通而里數芟除者則曰墮曰掘之惠不至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嚴示曰植之盖林焉夫太王居岐而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之通而昆夷不能為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莫若明德乃近此大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昆夷遠遁關路而羣天又為之立貞妃太姜以助之是以毫之有受之既固而立業之成此其聲甚美是太王承暉遷岐以安民者以此

主意 句分上言天子以開玉業下言本于曾之年故能開玉業作屏对啓辟者作半对攘剔者此特舉用制一可以見其辭耳漸次開闢是太伯居岐漸以開大乃人物物盛所致也派是始至時子帝近蜀答牛天年永立君室配皆述都以前句串表句釋拈帝近高曰從以帝坐王相對

本無不善但不對凡馳譽者既固者安之始而保之終也此句折悵依屏向首方山講云依屏
修平受帝者之章干不拔而三公者二之業基于此也唐闕據劍西顧之章于興寧而九年
未集之說詳于此也此記晏以迄卒成王業是也多子乃朱子推廣之急一說云注所謂岷
陝阻于立於昆夷而乃是先開兩路以為下文張平至漸次同闕則于山林陝阻水及昆夷處
則于近古此義立則帝述二句上六句是二意王配厥配注有文字又是一意受金句從承此後甚
以朱子上古但作時義而不文抑此也

帝省章

龍德大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以帝省其岐山見其祐哉之半拔知而竦松柏之間究

視

然而通則知民情之益寒多欲而顧之眷而德之迂帝既仰之而以尚王業矣使不与之俱君以嗣
其業則此邦其誰主对也故又取其可当此四者以君之而为之对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如斯
意也嘗往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宗矣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章革未议而帝未之
命已屬焉王季之以贊太王之諸矣他方伯之讓王季之立復不追此亦而已哉太伯兄也王季也
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泯于通者可以不妄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实因其
心之自然以友其兄且其兄讓之後則益伤其德以厚周之度而其兄讓德之之似实皆以
錫之凡見王季者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以此既能逢天祿而不失至于之誠尤彰
其歸度而章首四方也豈直保收固之業已哉

元是

苟今上言天命王季以嗣王季不但是王季之讓三以受命而開王業也帝省三句輕而矣

章末以起下文稱職高即上仰屏等意仰祁節首章乃眷而章作对云者此君以上考其業下庶度而
互作祁对也自太伯句始上作对言往之空字就天命三王季設因留句空王季之体而为太伯对之意
宜順说下勿以未安蒐院定德乎從度乎不正三章而顧之眷作对之命祁未萬度而得安蒐既固已
是享了王季子又益修德以享之也故謂之萬錫光乾粘萬度而說蓋使王季子不能修德以萬度則
人物议太伯先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萬度天下后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常德以保四極也而知人之
明益彰斯讓德之史非王季子獨之而何事句坐以文武言亦要是王季子所賜意上三章卒成王業
并下章受祉施子孫皆此意

維等章

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以成何者而不在于天教惟此王季其也帝度之使之凡才明
而有以好孚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猶之使之遠近洋溢而有以杜非苟之言天之默在王季
以此是以德无不備而首是非也則能靜是非而近似一間而克明高人有善而逆则能察善恶于
混淆、崇而克賴焉且勤於教诲无有怠倦之景而师不立矣何克長耶以于賞罰无有督臨之
失而君臣舉矣何克君耶其此大邦也总和一布而辟下莫不徧服何克順耶誠素二字而上不
相親愛何克比耶父是者之德不特限于一時已也且比于王季之後久而徐光先一毫之可悔焉凡若
此者何莫而非帝受帝猶之前为本夫性王季子自此奉德是以既受命帝祉而舊作对之命施于
子孫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以此能建其安民之子矣

主意

靡侮今上言德本宇天而无憾乎後下言福寔半天而近及於後盖有是德故有是福

也度心猶音俱泛言注尺寸後度方生能度等謂以其舉於之林度制其等理之宜而不遠也猶其德音謂王者之德化粹而簡考因之猶發清韻也此見天子所以尊王者至其德之所以全也述備言主事之德直至兼悔皆从此首説明類長君事本注已明王此大邦雅道力敦源成章之詞微法言類長君王事之法皆本諸身未及徵諸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是嗣太王以周之業事君者見克順內慈和以上章偏服以下言克比之能親民而民安親我也其德兼悔之言至于王者保諸後聖而不然之意兼悔即反歎之著蓋德者奉至則第當其直犹有遺恨今其德至其後猶先向遺恨乎昆列云此二首作二意蓋世至又王則時勢之相隔既難半其為傳德久矣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乎其為盡作今甚至于文王而犹先遺恨則遠而深尤俟而不忘其德國已矣既受帝祉即前之邦作对而受祉无喪者君子耽文武說此自亦重王事見其德

後上注中首是以前

字既度猶未後學以字極前上文末

敬善長知之分

帝謂章

哲惟孝者又王也天垂空何以蓋文王德由天縱天若直言以偶之曰利害相形心易平畔援而取所不當取者皆矣吊其以私制名而先私舍此以取彼厚情快私感人心易于歆羨而欲取不當欲者有矣其必無理御情而无私肆情以徇物為夫人心自取雖援韶羨則屬於人欲之私而不能以自消其去處也遂莫能免是二者則以之神以累自私先知先竟以造及之極跋而先竟于若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存以此則其直之行焉者何莫非奉天之命乎豈私也不素私而距大邪極小扶弱之帝擅與與憐孤以優院而往至之若其可怒甚矣文王於其私也震怒寔禁其旅以過密施之性共焉所以然者蓋以固邦之大謹固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固而優而不顧則國家之威靈損矣今奉兵以過密則王靈以振固抑以尊不苟以尊國家之福守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无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奉兵以過密則暴者以除少者以恤不苟以对天下之心卒此其伐密而因其所怒而怒耳何嘗有所援欹焉之私哉

主意 四句分上言天策文王以化德下言因承天原以伐密也先言天策文王與私以造道見以伐密亦是理当以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此其要者乃治方山云興化革不苟作戒意亦自古有之其以此之義故追此尤言不可此也不可成說自伐畔者告君之臣有非以亡自古也援者反附因緣以求富厚利進之類鄙貨利之類道有極至故曰出而往云先知先覺者盡此心先欲自伐虛明能見召也先字村人之稱于欲而不能造及之者而言則人為後而我為先矣密人侵院呂豈臣降而曰若為敵距者蓋古者諸侯之臣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為方伯密不詔天以行便令不恭故距了萬周祜而平者二以字略奉伐密者皆主孝若天及处

自解引肇對于太王而皇矣 固 植于王事而受祿充喪周家之祐 焉遇靈則太王斯肇
基者自是而益肇王事剪接植者自全而益固周祜有不萬宇

伐其章 以伐怒之方言之惟此文王半粉半周、弟坐致决勝之方而取怒之兵既遇敵人遂陞阮廬而出以侵敵為期時也王師乃至若陷无入三境所防高國即為我國之高國之上有陵陁當亭高國既為我有則克放陣兵於此拒我而陵陁乃我之後阿矣高國之下有阜地皆有高國既為我有則克放館於此拒我而阜地抑之阜地矣夫家既服則歸附日眾有非臣庶所能害者於是度其高卑之差以易其都之建地以阻山為固也而此鮮鳥則立岐山之左矣地以帶河為險也而此鮮鳥則立渭水之側矣夫家邪堵做塞急心王室者也今則莫慕岐渭之青泉而莫不仰是是以趨向至其堵為方邪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沒渭之盛德而莫不望之也以歸往矣其堵為下民之主乎是文王之伐敵作都以此是能鍛其孚民之可矣向莫而非天子之重威主意

荀子上言安固都而安威之先敵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跡心上說與御之本震不動武之兄二无震同震侵者之彼之端侵之也按高陵之大者地泉之前漪者高陵卑則高地在其中故往只以後泉言之居岐之陽是车前而岐之後也立渭之於水环绕於邑之側也邪焉而還你已知視方是方向也但三移而視之以為於觀風同之廟也王位也建蹕歸位而視之以為廟子赴廟之地方之王俱就心自此德見於都一逆而天下拱極之心自不能外耳此章亦要見以伐密作都勤先非天方立章脚天京之意

帝謂章 焉天命文王不特此耳帝謂文王有明德而实眷念之蓋德于未至者犹有声色之音尋也吊則实德中涵号令之不凡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声色之大平德之未化者犹乱逆天害民乃吊之仇也卒当往詢其罪固不足也如斯之國以尔鉤援之具以卒临衡之重以伐掌矯焉至文王之卒天命以伐掌者如此

主意 古尚方上是天眷加聖人之任下奉之以仍天讨也此帝渴与弟不同蓋此因文王有其德而著之故名曰興此曰帝恆也予也一百二十四者不亦良乃使人詣問求得訖方吉也夏革而徂不太不喪也此要見文王以赤色為粗述以夏革方過熟而惟以荀默為元神言同但化何有于吉宋兒若恩何有于色居之以謙何有修大无为自神何有夏革知後不凡而其所知後皆順帝則也此与天子無事與見惟玄淮默古契故帝懷之而嘗不言高向眾于山常也丘陵當

辟而向右討方此句起空同是才对鉤援三向更之上章發音于私意此章伐掌舉于私仇故章首告以帝渴者之以是方主當伐而派出干私意也

临衝章 以伐掌之弟言之文王承上末之常與討罪、而主昭也但是临衝制之而徐缓崇儒言之而莫大其教以讨罪而相统以讨罪而莫大其教以讨罪于天也則生類言而告其罪于天省法造于亡也则告禡之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功却而畏之也忘欲攻其自至康文来附而保全之也若其四方之主爲聖人之政附不疑乃固存之仁从此也孰敢以为怯而侮之哉

其德在也。临崩第而退，靈臺據危而坐，則是伐善而害其罪以討之。是庠焉而絕其無，收之是福焉而眾享之，是無害而滅之。固若此者，非有私貞而利之也，蓋以无咎而復臣眾人，寄以不朽之名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伏地不貸，乃推之于下，此孰故者？異者而拂之，是文王之孝也。所以出常如此，豈能堪哉？子夏多稱何為？非天無之，而為我周之業基矣。王衍于王事昌大，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也。承其所成，百年有余。一長者，微兆偶多，后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主意。苟分上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欺之以義而天下无往不崇。博言之而反攻者，有任于高文而第即改之意，盖军首固不服而文尚未忍絕也。执讯獲魂，还自我惊，言犹存等。人耳若说於王執獲之魂，恐於徐戰之意，不卒躬類禍，非是惧其所敗而要之，而是表其眾平為禦也。彼附不与指，崇民無棄，依焉附之，與不至甚希也。此句從亂五句，看下一段，上要是修厥潔于商勤而于再奉，急夫復攻，徐戰似以起人之侮而四方服其仁，則必當畏服而尊敵為方援之。奉是無侮也。伐肆從忽，似以起人之忌而四方服其勇，則必當順從而无敢有疑。主心是與拂也。一代崇而四方服，此前以為王者，師也。未亦是王季行天命，非以其私意。

孝子曰：漢書称高祖祖黃帝，禹尤子師友管仲，補史記稱黃帝與禹七戰，後吳軍法，與高祖以此加魯宗之故。

果可以致此。

首章。此民與文平，而訪人述之，是喜得與民同者。民少與士無父，士與民偕樂矣。而民與君之衆者，其同有國之肯綮，所以全氣。被蒙災祥時，復勝於常，必逆也。吾王之始，古者千走其道，之而審其位，以官之而与其方面，但是復官方始而庶民即已。幼子于政治，不保終日之间，而其事已告成矣。此皆逆于所居已。布而速以蒙其初，蓋生其于往當之始，必延煩民，我令勿亟而民心莫之先。幼子始，必召而自來，此所勞者，終日而成，竟之速也。如是，是不考也。歲無何往，不見其可先哉。

主意。四句分上言其嘉甚，以速下表民乐于趋事之，第曰，國之昌也。三極言之，速往中，方，字，乞。字，亦，之，急，又，生，生，三，采，日，渴，民，者，當，固，今，口，一，石，而，逐，此，耶，氣，災，氣，被，蒙，災，祥，氣，蒙，災，祥，則，此，氣，若，是，急，則，于，此，將，視，皆，取，其，言，以，此，其，事，用，也。

會紀云：遇射達則舉手，所遇而所適則舉於所遇，所委別舉義行聞而與以首感頤，然所謂民與客，章末俱要見，所以民與者，由生主，民偕樂，故也。

章。至若臺下有圃，若王時，牛羊固也。但見座席安，立而灌，其肥沃，白鳥，幽其性而智，其潔白于此一触目，為当然，必有以遂，便游之，熟者，失固。之中有沼，若王時，牛羊，污也。於若半皋之牧也，洋溢而充滿，极而望也，悠哉而极乎此。此臨視焉，當必有以通津澗之休矣。若民何事，若王之

有是與哉

之意。四句分上是與其固之所有下是乐其居之所者也。大意就民樂其樂上融會奇偶文者其寓而有所樂說固而有持羣庶底白鳥以候之耳。注城善謂築築牆為界域而兼舍獸也。凡物性適則体充故胞及翼高；然潔白藏无鳴自此意此德見底底白鳥之天全而性協也。莫傷而望見與之多而以所也。此皆情以遂文王時育物之心故是至可乐。

微弦公世掌死葬園池沼亞奉鳥歌虫與三首独文王之在國立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之形也不必究而此舉其然乎耶？

虞業章。他不但有為池鳥歌之乐已而且有鐘鼓之樂焉。彼虞業所以縣鐘磬也。則植木为塞刻板为業而拘業之間。其蒙收板而首文矣鐘鼓以後者音也。則大鼓貫鼓大鐘之鏘設于其次而眾音翕然。其咸備矣以是鐘故而作于辟雍也。則居陽高亭之間。若假節奏之序於宇其百備哉。此鼓鐘半堂辟雍而奏此鐘鼓也。則大射行礼之盛莫非和平之韵於宇其可與哉此辟雍子

烹

而分其烹其烹者之陶下因嘆其作樂之奇樂也。荆川首句只是捲起包不必多講亦不必为制度。所拘此甚。首先虞業植者为塞橫者曰拘；上有刻板以飾拘謂之業。土縣鐘磬以鐘磬为常牙其状板者亦以飾拘。是牙者谓其蒙收板也。虞業妙蓄節訛。鼓鐘即上編鼓不必八音於皇辟雍品艺以首倫之樂奏之也。为奇乐非常也。不正此特举大音卑之于卑也。

烹

於論鼓鐘鐘也信罕其相倫也。寧或此辟雍也。信罕至可也。先使卑之於閭則之卑而有窮矣。今其民之治於觀聽者閭閻故乎？蓬乎其和则知暖暖之官方奏之。而斯謂植倫而可果者尚未艾也。然则辟雍之钟鼓告民何幸？吾王者是樂哉！夫即此民第之同是其以民之深而要其所以先者，則由之至能与民偕乐故也。不然有家池鳥歌鐘鼓之具者真至哉此可以忘其乐。和以景象矣。

烹。首而少嘆其作樂之卑下而列其果。方始也。凡作樂必先擊鼓。圓復奏自鼓始故闇鼓者而始方烹其事乎？盖民心革聖人自此音果推此其意故耳。注亨方字重看圆。闇以去草之急。

不武金多。此诗表美其主而嘉堂之主而前之童言武事。若能建先帝言方弘之者能裕后继先裕后不正蓋德先而因以裕后也。而童又以首重为主首童言武子徵清二童焉。童且言其前以續續者以能重孝也。

首章。此诗表美其主之能繼循焉。谓首一代之舟必有二代之業。其業移於之王而三朝有成

於武王而永清四海文王武王宗造周也然後而上之則前半生自其勤王家之王季前半生王者有謹基王之太王善母有哲王而先脩所從未久矣追武王時三后俱云既沒而其神常享天苟有子孫者不能濟厥美以繼主緒兮子神為有愧矣惟武王則能垂繼述之責大一統業有以對三后於鶴京之中而與懷名焉

主意 兩廟之上奉至先世之緒下美甚繼世而也配京是祖廟承之作子孫而有之莫愧矣此止達位有益大且猶亡意固有著時武王為孝恭惟遠德子且後達下章方推其尊以配震者厚于德也

配章 夫君未易配也惟武王能配之於鶴高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彰武王則子世德高仰以求之靜必占理而相應勤必占理而相植蓋長言高天上帝矣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能為孝焉而寫然流芳不止一家而已夫不首成王者之失信乎若瞽合而邊商皆以而過失別亦不足以掩其高矣

主意 首句分上言武王能配為烈下言其配震孚天下也世極而弔說蓋世法斯其方天理所至取言配余特重世德之仰之紀耳布向重武王能大信于天下古重天下不傳武之意

祭而無事不就臣見

成王章

夫信之昭在高廟也武王之孝既有以成王者之守而下之民流芳視之為法息是以立善可為高耳若省時而忘之則立孝者猶耳何足流哉

主意

首句釋宜忌上起下語上章重掌字此重武字上武王孚見非諸侯大夫之信此或下王是此一家一回一者

昭王章

夫武王之孝足以孚而守今此由至天下之人皆中戴武王以為父子而立者於不立者皆以竭而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廢之上故天下之人以順德而立天下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立一人之孝武王真能長言孝恩立从不替而其廟先王之廟固光于天下顯而方而昭然甚也者矣其所以居廟高而对后也以此成

主意

自上言天下立孝下言聖孝明于健先也此章正收健王配宇京之孝順德

純民以孝言而服括武王健先的而純孝上說奇單純盡上誦

昭王章

夫武王能健先實諸其臣之昭明固此矣能創守而武王之剪以創業即台王之

許以立成也柔世子能健先孝恩之远而所以求世法而配余者犹字即之而知孝年世德

孝年此天京始乃於萬邦年受天子祐矣但武王之孝上配于天者也若能法天不以年

武者而余之字

昭王二字批起下官拔世然後建武之可以立而久之而祐矣祐就为孝子長字富貴焉

受天章

然天人一正天心之助順即人心之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祐則四方諸侯莫不修

戰而未賀而所以媚茲順德者於其武王當若知其年此人心當年此佐助選不於勞斯年大獲
善報之助乎何也武王之孝下字于人者也若能法之人不以信武王者而信之耶夫祖武廟而從
之者可以激天朝可以係人心則豈武王之可以健者即其所以被后也斯可得達矣也已後王當
知所復思矣

主意 首句分上是得宇天下下是因以治宇也未賀子有佐木在蓋四方既歸則備屏自厚
是四方皆我之佑助也要是歸武王者之陽子我之意

文王金言 四章分上是詳前聖述豐之序而屢贊其克君下是詳^詳后聖述鵠之序而屢贊其
嘉君細分之三章是述豐之由^詳其事之三章是詳其事之三章是述鵠之由^詳其事之三章是詳其事之

之章克君意各就本章述捲外半半氏之意

首章 此詩言文王述鵠之序者曰人君代天以理民也富饒安民之心者觀其政之無過
而智其心而王為民矣以文王言之使人以有事為安者以富大為難維文王一指事也方古洋溢先
慮事極甚大半主有吉也先安有富於于養為益治而由而出者安而易而著其主之心視民以傷
保民以子伊幼惟敬天子安寧務坐觀之成功而后已不寫此而成而告之所以也夫君臣莫要
于安民之文王心存于民以此則君臣先恭而恭恭恭信于其心君臣哉

文王章 夫文志其安民則憲都以居民者其实已安惟我文王受詢卑微方之東而有此伐崇武
功既伐于崇則僑歸曰衆又非程是折於咨者於其作邑于崇以為安民了也使民有所歸往而後蒙
于安民之文王心存于民以此則君臣先恭而恭恭恭信于其心君臣哉

第二章 此言文王伐崇而固以作崇君乃為克君也重作崇上必追武切說記者為作邑張
本也受東四句一事看既伐句乃追文以下復令民歸者衆故作是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

或云武切說言凡戰禦伐密勿是特言伐崇者以之而易大之伐崇役也

第三章 且文王之嘗豐是也其制何以但是築城于外惟因旧溝以为限而過制作是于內亦

称其城以勞而石侈大是而非取便於狹小之規而急以成之故也蓋以先人之志卒安民故令志於作
農者特追先人之志而未終之築造之者是文王之豐可以健者而安也其仁君之保歲

主矣

此章述其信都之制而急其以督其左君之保歲因曰溫是稱其城其体制狃小此則其歲

望蓮有似於急歲已之故者故以亟陳苟表其心如此也

王之章

夫文王之切題于西毫而四方人皆仰之奇偶陛下其舊都美所以然者以之能革此豐之

恒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安夫人之志後以安尊窮之基此之而之所以若然也夫豐恒既革則
有以遂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盡主之以永固皆以文王為立軒而賴之以中興至是則通觀

厥成之切以乾道而厥寧之以恩年之信卒王后之是君臣之

王之章 此章言^豐切著而^豐以貞其克君也四方而一事意推繩之舊賴幹以立^豐即
賴繩賴之以惠報少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切處之節而文王求寧之心平是則矣

豐水章 夫文王之豐此武王之舊何以彼豐水由東而注于海者惟禹平治之績也故四方諸

候得以循典而未同凡政教多委幕幕欲疏而皆以皇王为君矣大臣王告豐而人心之大同此非至君无为者而放政也何如至克君哉

之意。此章序原以为天以人心而著至克君也此後却至唐虞時既起以为下文述鵠張本四方弟諸侯百姓言役同上不向土色以心別此則一人而蓋乎人無辭與維鵠之名同上莫儻賴意此則君宇天下朝報謳歌詠歌皆于斯矣

微子之三公有一始守臣恭

鵠弟章。夫人歸既喪則自皇而述鵠也其實已乎故建立鵠京以示四方之極而所以居重取輕者有其他矣皆建國君民教學為乃他裕未遑首仰辟雍以為講學行祀之地但見彌敦四訖自鵠而東自鵠而南而北與者一人不與至于德化而悅服矣夫武王述鵠而心悅服則君師之責與亦皇王其克焉矣

之意。此章言弘之述鵠都以敷文而失下服以著至克君也此以鵠京為主辟雍之述鵠半首猶故先言之辟雍不拘八卦建学而述鵠游學行礼而辟雍中了也西自都本鵠弟說灰旨四方先言四者經年而西此者先被文化也克君本述鵠而心服說

豐水章。此是鵠高之述鵠夫述鵠已見城被卜所以決疑也惟王當相土之和則考之于以

審其定鵠之吉凶惟定而十得至吉矣試王遂往而成之而邑居之肇建焉夫述鵠至述鵠苟凡为安民计也若其克君也哉

之意。此章言武王精神以作都而著至克君也此下二章要君以治非告學校既作而後卜居德

是之始一慎重石苟忘考卜而一串意卜与定是一套而已之是修考卜之考成之是從定鵠之

意是居廣說祖社廟市或辟雍但其克君範述鵠不苟見之亦要說則坐既上

而章。物生福系之化是特為一時謀武王是也之旁犹有苞生焉況勤之為君而

生樂的平宁益之述鵠立學以立从安長治了甚之所以貽豫謀者而矣謀為至深則

此能教之子可以坐享盈城而亨其不學力于繕造矣此非至所育者字大述鵠而

實至深遠如此則親賢崇利焉子無廢而保子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天子君君也何如

哉夫有文王之述鵠而一代之王業以肇有武王之述鵠而一代王業以成世稱之隆于此之後

之意。此章言孙之被授之謀遠者至克君也此以物必耗地而生身必極而孝貽謀

二百不平事上苟元孝云貽謀以述鵠为主也不外建学作邑二方山之此考之既而又有云

以形勝而諱德矣年完中國大之基祚天下以文教而立德美年代久之本根不此

猶不持席王者之富無竟聖子謂能敬之子則移第王也克君生主貽謀之遠說而要說則坐既上

生民全書。此云總以天子为至七章制上是詳叙古稷生前所以見其是以配天事子言亭日尊祀

配天之尊而極之達者以後稷首配天之神也大意重稼穡上細多之奉事言其寔學之祥三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首是弃之奚皆為率教民稼穡張生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肇封之序言其祐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至所以從稼穡之望也章言南郊始天之運而奉天教民稼穡上言以授人有相天之功也

生民章 周之制礼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意寓人知之而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真可以配天者乎今奉天初而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实维部之女曰姜嫄焉生民之命何外盖姜嫄为高辛世妃竭精急以奉祀郊禩之祿予以祓典子而求有子于申上上帝监其精诚使之是夫人也而復其母並歎之化又有合之感於是即天所大之以为明止之地既农勤而有娠及月夜而肅居側室方載生载育宴惟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必生人也生人安享之祥此立意

一句引上推本周人有生之始下備述后稷受生之祥而生可以生民之始也厥而生民之始而後稷而固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得而生未句時惟后稷於之世妃元妃也被孚予之而有子之兆也此如是郊禩之左礼焉嫁羞而从之耳之後帝尚亦適然乎若天皇至誠使之耳仰仰收止言即所大之处以为止息也耗焉始所居之处亦为是玩這首於是字而寵物有始句又连上解可是與始從此說有犯郊禩之地言者皆由誤認往中郎子耳盡即字乃即貌之即非即此之即於言郊禩之后由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忘豈肯於郊禩之地此是之理觀迄及月夜肅居側室則之地又方西寢慈寢而郊禩之祀皆無遺

之新室內則東方生子及月夜肅居側室迄云而寢之室在前慈寢在後側室又以慈寢、傍生子不於夫之西室及妻之北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並寢尊故也夙而也若例亦便方紹東

之義戴生苟犹言自生自育出耳乃是后稷也不可泥下章作胚胎說

誕生章 自生降生之名方言之姜嫄於十月期首先生后稷有以革子之易無有扦剗之雲無者果實之者是天以顯其灵於是於世使知望人之生者大異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禋祀之祭不上帝當不足祭與而寧我常當不以享以祭而康我常惟主寢并康方是以為我無人臣而傳幼生童子也若列生之者亦人之所不完者而何莫大之若是耶

主章 一句分上言聖祖之生是寧人不驗也母之卒始半也诞称句根上毫雨圭厥灵乾

上高見之善無所列灾害乃人所不受者令始是之是上帝之是異处上帝而此一直迄下不可

作推由說蓋不寧不康是於已生之後驗甚以此也寧康即指郊禩之奉言但寧是心無怨

相監之者也康即奉言以享之祭也此而卦之卦也卦之卦也卦之卦也卦之卦也卦之卦也卦之卦也

誕貞章 夫典方而生子或者第祥於是從而弃之其始也寢之隘甚以為必免牛羊之踐

多而牛羊反跡而受之是固是莫能以為出於偶也既而寢之不休以必不免於荒蕪之中央而適伐木之人乃始逐而收之是又異矣犹以為逢其適也既而寢之它以以為豐寢有生理矣鳥也以翌晨之以翌晨之既而鳥乃若矣后稷呼矣至聞厥妻故之而其妻方單忿而長吁嚦而大克馬及路間少

者皆知其非允也是又所謂之大異乎蓋文西人固有不能弃者於是姜嫄始收而弃之其是弃之

祥文批

主意 此章傳道之序亦而第第死亦是天之所生非人所能生也。隘巷牛羊踰復之地置之於
隘巷故至渴而死也。牢林人渴而渴地置之於官林以其飢餓而死也。寒以塞氣而結於
渴而渴而死也。聊以生者生羊見擾以足壯而改之。以有中之氣。此大章程子說或云是不善
復他使似此受含代取非伐者收之。三方辛時見伐者自收之。特辛也。察之後半氣之半侵
翠華護室之氣之上逼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即知之。味實單向至家見以風圍壁交擊之
而主音絕喪而失此皆是守在之字。此是非不祥而為靈異心報矣。於始收而葬之。復用生主却
逝三段意此若上章上見其先生而生此是之崩死而不祀莫非天考了方也。

誕美章 大后稷之生既本於天故其所生自異乎。誕美南圃之時。是岐嶽之狀而觀此快見不
類而不知。南性之非凡矣。乃至稍長而就口实也。遂有種植之志。甚於往昔采復麻公性也。蓋取
而植之。往昔則施之。先枝施之。揚起而後則施之。先成列而後好施。麦則豎之。然而茂密而疎則
唯一粒而多實。是皆孩撫之智。特以適其戲玩之情而栽培之空自省以奪之化之。連者笑且助
其芻而見之。不而相與喜歎之耶。

之意 此章叙王初時種植之義。是王之畧也。首句輕只自極初時說。王下種植一過岐嶽之
野。方岐是窩免耕。掘山根是耕。宋峻巒以孰口。宋立鉤甸時之後。立七歲時矣。從是言其初也。往昔施
矣。句言隨所種而皆生。不美可是種植之志得于天性。故稱穀所為已。自大異種人。此方山云施之。寺
號出種植者居而然。但恐犯下章有水。且曰。當深言為生者。居此時民方艱食。不知稼穡。種
植。稷麥可習而能此。見後授之時已有蓄。天而地之志。開物成務。一切所謂聖賢者。基此。

述后章 天祐稷。真其邈。改有志於種植。及至養也。遂有初於移播。述后授之。穡次位。委之於
天時。躬之於地利也。而所以順天、時因地之利者。嘗畫天首相之。及嘗。但是豐。辛害苗也。則弗而
去之。嘗茹嘉。則播而種之。方之始之。後種也。第方而成房。寔苞而布拆。既甲拆而可為
種矣。既嘗。復分而熟長。既受氣而受之。既嘗。又且熟。既熟。既嘗。又且熟。而不熟者。不姑也。夫后
穡。穡者。以是者。相之。終以此別。穡我。慈氏。如大矣。如是。以之。始而於臥。乃封之於邵。傳節
方。邵家室以主焉。總之。祀焉。是。古。圓。墓。自此始矣。

主意 高公上叙其力。播之。初。古。言。主。受。有。節。計。也。有。相。及。凡。知。其。屬。類。之。性。湯。管。唐。順。天。
時。因。地。利。宜。而。耕。播。耘。耕。各。以。當。時。當。時。之。言。之。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穡。則。人。力。以。相。
苞。者。生。熟。穡。而。而。甲。拆。也。以。漬。之。後。烹。種。是。甲。拆。可。以。為。種。播。之。其。時。矣。裏。則。苗。之。漬。成。
長。矣。澆。后。嘗。也。尤。方。極。盛。謂。生。意。之。豐。也。平。此。方。生。革。而。抱。德。時。也。秀。則。始。綠。而。吐。草。也。坚。草。
甲。已。而。至。实。坚。老。好。实。之。嘗。者。形。嗜。也。韻。德。之。实。其。本。陰。而。不。毛。自。帝。獲。者。言。之。要。貶。收。成。是。其。
实。實。私。自。往。而。苗。之。而。熟。之。而。实。生。苗。生。自。之。之。多。也。水。左。人。力。以。相。助。之。何。以。乞。此。奏。此。皆。天。

有相之名也方山云此主穀稷教民說蓋註明言是其首初於民封于卯大冢長氏謂后稷掌稼穡教民而封邵疏矣金復得心謂堯以舜教民稼穡故封之以山者產也其名號也此是稷自称穡此非嘗及民至禹平邵方是其有在農時此說非也宜言方穡示有而史軒弗之立耶

或云此章昔作教民下章方云

述降章 且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前降之麥種不惟有黑亦有秬而且有一粒二米之粒否不惟有赤黑粟之糜而且有白黑粟之色焉其偏稊是秬稻也既歲則是稷而穡之於或其偏稊是糜毫既穡則臣負以歸毫果何所用其善者部之圃自后稷而始有卯之祀而自后稷而腊者故凡此為社所以為澤穡粢以供粢祀之事考其周之古祀而自此始矣

始矣

立意 古文上言禹祭化之需下言堯之而由起上章已言教民稼穡此復言降至立柱者固素祀而更端言之以祀玄也秬稻可以釀酒醴而秬谷糜可以供粢盛而美董蕎故降之于民使偏稊之此乃教民稼穡以中和者四德者自其可以供粢祀者言之也降稊偏稊此以堯之後天下不但皆祀玄以教育邻役後厥任貢皆民為之以供稷之祀于者要互文者祀禹宗廟辟蕎竟盡穡多者

祀玄

邵子封列邵之內神外神穡皆云不言指善照視下章可見供祀而謂真其祀也
從我章 祀我后稷之祀何以彼秬稻糜芑皆祭之而需也於是之而改之穡或
穡多而取米去白黍取多而揚之穡秕或穡多而取少以穡秕之於水也則燥濕水浸而使之甚
蒸之於室是則水不至腐而浸之甚者為餲之而傷矣穡多而十口括士之但並載惟空而者
或且修之必潔吉蠲之而傷矣取彼蕎勝合而燔之以崇宗廟之神取彼秬羊燔而穡之以祭
行之于神而采神之享傷矣宗廟占輶皆有尸之嗜有為哉燔亨以燭康廟載烈火以安祖庭而
獻戶之宿燔矣若此者坐後其全歲之祀已矣益以今歲之祀不無則是業之祀之廢故祭祀
之祀多因古而設其事無以從治不仲有四上祀自此而不廢矣

妻 布句分上言禋于神之礼下言行祀于家也此而詳上章肇祀之享自或春至乾烈分
俗予其謀者卜祭之季日折相祀之志者戒散有七日改焉三日戒為教育散者于分段有半
月是者晦旦所當供之物也脩有理之懷也燔除汚穢而取蕎祭以穡取水以祭行於
之祀也辟神立享而燔者以除其害也而燔之也烈者貴其加諸火而與之附外神以有尸
以蒙之而用此以献母未嗣信不重四事上往歲即肇祀之歲當歲視今則全歲為壯矣

疏義立正蓄器腊先第也

印盛章 大后稷定年于天有功於民而肇祀之遠矣此今日廟宇之祭因宜尊之以配天矣而

其所以始者何以我也盛矣雖王之盛大莫不以之但是皆多矣之先必後而始升而上帝之神已

居物而未享此何但芳臭也若信以至時考蓋自后稷始亦肇祀以未其後禹耕於民之初首以參贊化育庶黎庶懷于天而至平今犹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之賴之也是足登非替祖述惟舊今日吾觀之
遠乃后稷之始天有素者段之矣豈百芳臭之時方安華君子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奇配文

而與愧矣其郊天配稷也唯是不祀一

己三志 四句上言郊祭始天之遠下是奉聖祖始天之久也印自今日奉祭者言始子年辰家累
相忘言否之始升九献化未終而上帝已告歎也言上帝而古未后稷者此尊重在推尊上帝之所以
享稷不侍享也然而要后稷于天但享之胡見句接上呼下之間庶無而悔就教民稼穡者益天
有孝民之善而稷布蒞政之任也其享主利則不直不無而庶無一毫之罪後者主所從來久
矣此見后稷之始天有素則今日之常而安歎之遠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若而宜奉于祖述之舊
也當改傳故之說又是一毫而可用

徵注于天之生后稷以為氏也

行革全旨 古童方上與親之無以見益飲之由下三享懲叙並被之國以厚親上之
情皆所以禮之重也意此之宗廟后以祭席一布設而女親則而設衣益則礼席既立而行射
既射而賀特此詩之序也俱見有然熟革掌之義詩稱父老勿分者是即父兄也觀臣若独
言若若行革事可見

首章 此祭事而典食者老詩愚曰王者有祭理天下之盡皆以孝祖廟也有祭以通孝之情
所以仁宗族也余嘉常祀男矣而不可至设室使敷坐勾前之行第而有生之之机也必保全之
勿为牛羊工脚復焉則方苞方作絳葉既而棄之可見矣既大惑之先才其情本至厚也必
也猪忌不形勿使之相逢而各使之相迎之則古族以为歡平是戒辟之延或授之九所以立堂奉
相親事者自不宜已矣此之謂而設席之初而然勤革掌之意見於言章者如此

主之 此即植物之所以區其性母互視之可以治其情乃益飲之中也尊意重而玉四意重莫
字盖行革至有生意而勿为牛羊而害別其生日而可遇足中本自相親而能莫违其连只
主意自不害已莫违句主一正反意只就與猪端說差猪端列肆而本遠和合別近而相親也
設萬之由而立於此肆遂是行而孔使賓者所半处授几是優孔使充者所馬也此而品蓋孔
可奉不可作已甚寒故曰聞逆設席之和下章方宾举也

肆逆章 以今日之盡言之既肆之之延後之席矣而延之又有所本流代而估者足以供使令

之役也估御何至靈耶主人就固於賓而賓厭之矣主人之度既齊以附賓而賓竟之與序前不舉

而執物何其盛耶且醯醢以肴而燭以燭矣則之咸有嘉饌以進而腥以陳肉之具陳然以極其盛矣或比於斧於而歌者不可聽或儘擊牛鼓而罵者不可少擊壤極至盛矣是方盡之時而是送親之禮如此

主意 此章言方進之時仍即獻所飲食民歌常之名極其盛也作四字者禮當勿拘对说甚是句詎承上文未嘗陳物而曰送亦下詎若者曰席之後上復立下席坐上復設之以廉是重饌也少者復重而之元者別加凡使直形禮也得御如陳之量則之宴夫禮饌主尊說管立後俾使今之不整也禮可得更僕是也主饌賓：酢主：既歸賓莫掌社之次也重立之上掌歸爵非二物也互言以誠文耳多汁者醯少者為醯脯腰即嘉餽中所首者皆甘而脆之物以加饌也饌者人孰和以饌覺之者也比舍也擊擊故以立動是男此是舉卑之大抵言

是省處於此章都置矣

敦弓章 夫禮舉失使不行射以考榮伐未足以厚吾信也于是射礼行止可以敦弓則既坚而
撫理強勁矣以四體別既均而奉末業停矣斯時也喪禍成而全矣。序中矣。甲有多寡則
序度以多者為賢而宜者在而刑罰者非以賢而麻也持假此以劝飮而賢者固東飮者
而東矣不持此也以敦弓既而引滿矣以四體既快而微疾矣斯時也而飲之樹固已蔓革而堅矣
咎勝者易驕則序賓以不傳為德而飮者立而罰者是非以法而愧不法也特假此以劝飮而不
侮者固東飮者而東矣。念觀之而不其謬於送凡同美字

之意 此章言既而之時行射而序賓而德以為榮也曰改飮者對上復恭、初肅言則尚
墨而後行射也含矢既均之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質。四體既快言勝者皆曰序賓以不傳中
則蓋病而不質者飲罰歸也。不侮則送盈而飮者飲罰歸也。告中則以多為馬皆多中
則以不傳為佳。既是一時事此章重堂上要恭相肅意所謂較藝而德不渴為歡饌而设
水火射賓財志主觀無聲觀德也。送令弟子辭故其間事也。惟大方言也。其有立不可向並跡
言應位相忘言也

○記投壺曰司射執筭是右石卒投壺者正筭為化一等以奇徑字章左仰射背者右腰射
曰右質於左若左佛則曰左質於右以從良告若右質者而曰奇若右者均列右上俱抗一等
以告左右角也

玉章 夫既射以為榮矣而告之信德者也。由是玉章酒以次被雪被玉章者安其處也
而主坐焉者空鑑。空鑑者空也。有酒也。酒醴則倍醴矣。酌公用器也。列大斗之既矣酌之
云何蓋以充盈多无缺此方匪子以饋未天和滋培元氣。奇微於聚而薰香素微於薦而高
雪奇微於背而首任又掌則難於之素此之乃矣。始始壽固難而有法以善養尤難也。頤父義
先以善未列傳不勝以善未至傳不思於所造別年命為詩急勸而有善黃高昌皆之

壽盡乃至壽之吉年未對者猶亡實也既於此而舊凡祀廟之盥行
射之奉勿勿督門之多古方外是福字矣既抱玉室以降而漫沒其頤稱之毫圖之于
子復可謂貶勤乎^萬享首加而是已矣

主衰 立句分上是飲尾而投主壽下頸更修傳以享壽也都川云主尚徑漸之境下頤稱
筭酒醴惟醴是陳上酒具之老人酒味乃醇厚即向之獻祖考者今以享父兄也黃為
台背呼掌奉新啟而告考為尤之蓋因酒而以醴故昌文此非令已知子乃祖之此耳引
聖軒又說蓋年高且老易昏劄以知引之南之連降毛喪但智慮之益移之年衰
主氣易惛則以行至了作至殷勤主情使故舉不舉也事禮即上革蕡苟句言以供享
壽即為事也蓋必以好德而后考從命也享福即于壽禮見之問福以享名也以為凶足之
元老為天下之達道所謂是豈非也

○崇禮卷之四

○譚雅曰周官王

既醉金玉 三章分上是大兄咸恩祝福而酒尸告下皆全率戶告之同以明望禱之宗也
要知尸告皆夫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三章言享景福召歌最句而祝與之意只承禱祝微一句之
以掌之故追更三章言揚祚流之由古二章言承揚祚流之最所謂景福昭照之終有孰
太子此比所以徵諸尸告也

首章 此父兄所以立行作章之詩意謂人名之展視也固有立廟之惠而入室之國報也尤有
立己之牲而者享君之尊。執政歸之既醉我以酒矣行射殺被既饑我以法矣我之盛此
禮意了執政所以為報享善莫大之福吾已度之廟也其必自今以始庶弟事之久也景
大之福而弟福何同義者上天祀相為悠之考矣

之意 何以上盛又自思之厚若祝之多於舊福也第年一迎也世而言昌若福昭能絕多
而福微三章但此其寔況此福本皆君子明有若此特願之久享之年

父兄上為以从不同

既醉章 不若此耳洗爵奠鬯尔匪則既醉矣妻毅脾膾多殺則既乃美我也既此礼章
勒物何以为报享盖昭明之福立喜已集休也其必自今以始庶弟事之久以昭明之福而大
明饮始焉者日月同其久照者矣

章既至不在易福外并免敬者

既醉章 焉既既之介何以蓋既而弗融非盈也融而至在方則非盈也古君之昭明別明之
鬯而者融吉明之極而言既焉此是持一些從身先公而有融者且無之於青年而令饗
者也夫令饗固為古之介而若始宋為皇饗之古今是弗從也而既有其始矣即是既之至也不
可以其終之矣成此此事亨之私言也向也若尸當祭祀之時也傳神象而坐然後告矣今之臣子
之斯頤堂嘗苦口神既之所能告者也山之腰也云半歲

主考 三句分上是祝君福之密而徵其首下因昂之敏同此昭明二字為是有那立明
上是自立昭明者而推言于水照以介之有此二者之福如斯为近望衰昭明是福一舉
集者是耀古著而亮俗審國味之意方融芒福之淳耽莹微形迹可窺高朗博极
之深松而莫除清通而莫掩也有僻而是近令於無何以知其善昭明有融萬物考
則為是始毛之平久別為令後令無不修也而至始既善則主從可知是因始以驗終也

荆川序要論進不已之意

其告章 他以是之告惟何禮礼物不復寄以祭也今祭之既物嘉矣然不但主祭之
致是而朋友亦携优者又皆有威儀所以令之物而相以人首咸字半承意也

之意 且更一句对朋友二句上是东鄰之其物下是助祭以二人節奏二事勿重以前恭物
為言之皆佳潔而古素也朋友之是君臣兄弟視之子助裸執之礼者反当裸意承上說
感懷章 予感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尔之戚仪既以主坐則主時矣祭不特君子之衰色
而君子之奉奠者又孝孙不褐而始終之多間也夫還是葬事也曰居之不物耳而又戚仪
之孔時同友所携施曰相以耳而文君子之宗匪一祀乎之而否臣父子告天至祥此是宜裸
之格之而褐以加羊之褐而始、喪令夕者禮行之於是矣矣

主章 有嗣章貲遇迎牲之前祝先酌酒莫於神帝前祝祭者畢送入室焚而散

附注嗣子入吊凡所奠之酒飲之以敬傳付祖

卷之三

卷之三

